



纪实文学丛书

作者：潘承凡 杨德华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世界百年緝毒紀實





纪实文学丛书

作者：潘承凡 杨德华

江苏文艺出版社

I 25

110

82873



200302421

世界百年緝毒紀實



(苏)新登字第007号



世界百年缉毒纪实

作 者：潘承凡 杨德华

责任编辑：田迎春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江宁彩色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50,000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46-5/I·329

定 价：2.7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次

序 篇	(1)
-----	-------

第一章 中毒的二十世纪

一、毒海，万头在攒动	(10)
二、毒品拽住工业文明的翅膀	(16)
三、微笑的天使	(23)
四、可卡因妓女	(30)
五、毒品在达官贵人中泛滥	(35)
六、毒品在体育界的“妙用”	(44)
七、毒品为战争输送“毒血”	(52)

第二章 二十世纪国际贩毒集团扫描

一、贩毒“教父”黑手党	(59)
魔瓶和魔鬼／柑桔之谜／西西里岛的秘闻	
二、毒品帝国麦德林集团	(71)
哥伦比亚的迎客咖啡／被判一百六十五年徒刑的毒泉／麦德林——毒城——杀人学校	
三、“国中之国”的“金三角”	(85)
“金三角”——“黑三角”／鸦片大王也是半个政治家	
四、来自毒品消费大国的报告	(95)
美国：“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墨西哥：贩毒和“伊甸园”／巴西：咖啡、足球和可卡因	

DI54/12

第三章 没有尽头的战争

- 一、海关和“可卡因骡子” (105)
- 二、蓝天行动 (115)
- 三、每一张美元都沾有可卡因 (119)
- 四、毒海中的一叶扁舟 (126)
“红鳍鱼行动计划”/击破东方贩毒网/智擒荷兰帮/法国帮美梦难成/贿赂在瓦解缉毒大军
- 五、大围剿：三万比一 (147)
- 六、中国也不是净土 (150)

第四章 走出痛苦的深渊

- 一、从毒潭中爬出来的将军 (159)
- 二、总理女儿的新生 (165)
- 三、苏州某宾馆的闹剧 (168)
- 四、迷途，归途 (170)
- 五、福音并非来自天堂 (176)
- 六、迟到的忏悔 (178)

第五章 跨世纪的决战

- 一、世纪末的觉醒 (189)
- 二、毒梟仍在向政府宣战 (198)
- 三、曙光只有明天才能看到 (208)

序 篇

刚进入九十年代，联合国国际麻醉品控制委员会就发表了一个权威性的报告，不啻是向庆祝新的年代开启的人们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世界毒品泛滥进入新的危险阶段，它最终必将危及所有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个报告向世人揭示：毒品问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扩散、腐烂，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终于严重、迅速地恶化了。过去的一九八九年，毒品作物产量空前，吸毒人数剧增，武装贩毒和毒品犯罪猖獗到极点。八十年代，全世界缉毒组织共缴获十五万到三十万吨可卡因，缴获大麻一百二十万吨到一百五十万吨，缴获鸦片三点五万吨和海洛因四点四万吨。据该委员会调查估计，仅一九八八年，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种植的古柯叶可加工可卡因七百二十万吨，世界缉毒组织所缴获的可卡因仅仅是个零头的零头，可见毒品走私这个罪恶的行当所受到的打击微乎其微，人们很难指望在本世纪仅剩的十年时间里，扑灭毒品邪火。肆虐了本世纪之后，毒品会不会继续成为下一个世纪的头号社会问题？这大概是我们二十世纪人最揪心的问题。

这份报告还透露，八十年代全球吸毒致死者达十万人，

其中以美国人居多。仅一九八五年，美国的二十五个大城市里，就有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因吸毒而丧生。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间接死亡人数，该年七月的最后一周内，纽约城就有四人毙命于毒贩的流弹之下，他们都是无辜行人。年仅九岁的科拉丽丝和父母驱车回家时被流弹击中，当时她正熟睡于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八岁的塔特姆驱车前往商店购货，被盘踞路旁楼顶互射的毒贩射中，当即横尸街头。一名正在家门口玩耍的三岁男孩亦成了毒贩枪下的冤鬼。据纽约警方称，一九八九年有二千多人在各类凶杀案中丧生。华盛顿城凶杀人数亦有增无减，一九八八年为三百七十二人，一九八九年达四百三十三人。毒品凶杀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百分之七十。

在毒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竟创下一天之中十六人横尸的记录，平均每周有三十多人遭暗杀。这些冤魂，无不与吸毒贩毒的凶杀有关。

毒品导致了高犯罪率，据有关部门统计，吸毒后的犯罪率为不吸毒时的六倍。专家们长期跟踪调查了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二百四十三名吸毒者，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这些人每人约有两千次的犯罪行为。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犯人，百分之八十吸过毒品。

美国监狱已经爆满。这些囚犯大都与毒品有缘。另外，在监狱外还游荡着三十五万逃犯，其中不少就是老奸巨猾的毒贩。女犯人增长率连续九年超过男犯增长率，过去五年中增长了两倍，达到四万人。一九八九年女犯比一九八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大多数女犯，居然亦因贩毒吸毒入狱。监狱方面估计不足，监房不够用，甚至租用饭店临时监管这些女犯。在日本，女犯亦急剧增加，几乎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警方只得将男监改成女监。法务省官员认为：日本妇女犯罪

急剧增加，是由于滥用毒品的结果。日本各监狱在押女犯百分之六十以上吸过毒。

毒品还引发了其他社会问题。一九八七年，美国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郊，联合铁路货运公司的火车与铁路客运公司的两列火车猛烈相撞，十六名乘客死亡，数百人受伤。究其原因，是联合铁路货运公司的司机和制闸员吸毒过度，错误驶入铁路客运公司的火车轨道，酿成惨祸。肇事司机被判八年徒刑。联合铁路货运公司向铁路客运公司以及三百多名受害者赔偿各种损失一亿多美元。其中，向一个死者家属赔了六百四十万美元，向一名受伤者赔了五百五十万美元。

美国政府统计，全国因驾车者吸毒造成的车祸，每年至少损失二百七十亿美元，因吸毒造成劳动率下降，每年损失不下三百亿美元。

因吸食毒品过度残杀子女的亦不少见。仅华盛顿地区近两年就发生三起。一九九〇年一月五日，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审理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吸毒杀子案。被告是二十九岁的银行职员帕德丽卡，有三个孩子，丈夫也在银行工作，家境颇为殷实。几年前帕德丽卡吸食克雷克上瘾，家政入不敷出，便利用工作之便贪污，案发后被开除，丈夫要与她离婚。绝望之中，用晾衣绳勒死八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在勒两岁的女儿时良心发现，下不得手去，遂丢掉绳索开车逃跑。

日本亦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大坂市西成区无业游民桥田忠昭因精神苦闷吸毒成瘾。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因吸毒过量，导致精神错乱，用菜刀杀死了妻子和长子，接着去左邻右舍行凶，又有两人成了刀下冤鬼，三人重伤，震惊日本列岛。

意大利的热亚那市，一位不满四周岁的男孩奥斯卡笑着

对满屋子的警察说：“妈妈睡觉了，她打了一针，不想醒过来了。”警察脸上甚是尴尬，不知如何回答这位不谙世事的孩子，他的妈妈玛丽亚并不是在睡觉，她已经死了一天多了，刚被人发觉，死因是吸毒过量。

贾恩卡洛是玛丽亚的男朋友，他发现玛丽亚吸毒后，主动帮助她戒毒，玛丽亚甚是感动，决定戒掉毒瘾，找份固定的工作。然而，悲剧却发生了。贾恩卡洛回忆说，上星期天她请我吃午饭，当我来到她家时，发现她又在吸毒，我一气之下就走了。临分手时她说：“永别了，我们不会再相见了。”我并没有当真，星期一晚上我打电话去，小奥斯卡在电话里对我说：“妈妈睡觉了，她醒不过来。”我让她叫醒妈妈，奥斯卡去了，回来后奥斯卡在电话里反复对我说：“妈妈就是不起来，她嘴上有血。”贾恩卡洛立刻赶去。要不是这只电话，奥斯卡守着死去的妈妈，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呢？

由于毒品灾难，意大利的小奥斯卡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对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昆兰夫妇，毒品灾难夺去了他们心爱的女儿的生命，丧母之痛与丧女之痛同样撕肝裂肺，难以承受。

昆兰夫妇一九五一年成婚，数年未育，求子心切的夫妇俩收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卡伦。尽管他们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仍然视卡伦为掌上明珠。卡伦十八岁时，夫妇俩郑重其事地告诉卡伦这件事，并再三声明收养关系丝毫不会改变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卡伦的男友得知这一事后，在其父母一再要求下与她断绝了恋爱关系。卡伦难以抵挡这接二连三的刺激和打击，开始酗酒吸毒。一天，在去庆贺朋友生日的路上，拼命地喝酒，为了能镇定自己，继续痛饮，她用了大量

的镇静剂。到了宴会地点，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在被禁毒品的名单上，镇静剂也算麻醉品一类的有毒药物，嗜服镇静剂也会成瘾，其后果与吸服可卡因一类的毒品相仿。

美国巴尔的摩市的杰伊出身于一个中上阶层家庭，踏上社会不久，就创下了一份很可观的事业，一家生意颇好的眼镜店。数月前，他开始吸毒，迅速成瘾，每周要花费一千二百美元。支出的钱像水一样流，可收入却越来越少。吸毒之后情绪反复无常，经常向顾客吹胡子瞪眼睛，找碴寻衅。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顾客是不折不扣的“上帝”，得罪了“上帝”，这份买卖只好关门了。以前的储蓄和商店的存货全被杰伊换成了可卡因。不吸毒的时候，杰伊还有那么一点批判能力，他说：“如果说我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吸’光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落到杰伊这般下场的人在吸毒世界里太多了，很多人为了满足毒瘾，倾家荡产，毁掉了一份原本非常可观的家业，成了一个不可救药、一无所有的吸毒者。偷窃扒拿，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为了凑够一点买毒品的钱，不惜以身试法，最终成了社会渣滓。很少有人从那个吸毒世界迷途知返，重新挣起一份家当、一份事业。

吸毒不仅危及自身，而且还危及下一代。美国每年有三十七万五千名婴儿生下来就被毒品伤害。这些婴儿常从过度亢奋状态转化为呆痴，哭得很凶，间或尖叫，精神无法集中，有的还有毒瘾。医学界称这些婴儿为可卡因婴儿，或克雷克婴儿。克雷克对婴儿的影响比可卡因严重。这些婴儿的关键器官或多或少地受到毒品侵害。布罗沃德医疗总中心的尤德尔医生记录了受可卡因影响的婴儿中出现的高频率心脏病发

作和呼吸困难等病状。波士顿新英格兰医疗中心新生儿观察所主任佛兰兹医生说：“使用可卡因不仅可能产生一个带毒瘾的婴儿，而且更容易引起早产。由于肺最后形成，早产儿很容易得肺病，另外，脑出血的可能性也极大。”

对于可卡因婴儿和克雷克婴儿的研究还刚开始，这些病症仅仅是这些先天不足的孩子不幸的一生的开端，母腹中毒给这些孩子的将来带来什么影响现在还难以想象。

注射毒品，还是令人类谈虎色变、束手无策的艾滋病第二大传播途径。在同性恋这个词尚很陌生、神秘的中国，注射毒品则成了艾滋病传播的最大途径。一九九〇年二月七日，中国卫生部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云南省确诊艾滋病毒感染者一百四十六名。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背景材料被省略掉了，这一百四十六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全部是吸毒者。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戴志澄解释这条材料所揭示的艾滋病发病新趋势时说：“云南疫情表明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也有艾滋病发生。”在性观念保守，吸毒却十分猖獗的滇西农村高发艾滋病，足可证实艾滋病与毒品之间不同寻常的内在关系。

另一条材料亦令人毛骨悚然。云南省卫生防疫站站长赵尚德一九八九年十月在滇西采集了一百七十五名吸毒者的血样，检验结果：一百七十五份血样中有七十九份显阳性，占百分之四十强。吸毒者中竟然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成立于一九八四年的全国艾滋病预防工作领导小组曾归纳了八种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驻华外国人，长期驻外人员，暗娼，旅行社人员，边缘地区居民，用过进口血液制品者等，恰恰没有将吸毒者列入八种人之中。可见毒品灾害爆发之凶猛、来势之迅速、危害之严重！作为人类头号社会问题的毒品竟然已经同人类头号病毒艾滋病携起手来共同

残害早已饱经病灾的人类，实在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联合国国际麻醉品控制委员会展望九十年代时忧心忡忡地预言：吸毒问题最终必将危及所有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现在看来，此论实在不像是超前的预言，倒更像是姗姗来迟的事后的结论！毒品已经危及所有国家！已经危及人类社会各个方面！

制毒、贩毒、吸毒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毒瘤伴随着人类前行的近代历史。禁毒、反毒、缉毒的环球大战无休止地持续至今。这场似乎永无尽头的搏杀无疑是从记录着中华民族苦难的近代史上拉开序幕的。

清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元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广州城外的虎门沙滩一扫往日午后的冷清和沉寂，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广州市民翘首等待着令他们扬眉吐气的时刻到来。

下午二时整，炮声隆隆响起，往日杀敌御虏的虎门大炮此刻权且充作礼炮，宣告震惊世界、并在世界缉毒历史上留下经久不息的回响的壮剧隆重上演。

一股又粗又壮的白色浓烟从沙滩上的池子里冲天而起，空气中顿时弥漫起浓郁强烈的邪恶芬芳。围观的市民霎时变得出奇的安静，他们凝神静气地注视着白色烟龙袅袅上升。那缓慢地融化在蓝天白云里的烟龙，仿佛成了升天遁去的妖魔，人们高兴异常，但过去的经历使他们不敢淋漓地表露心愿。

白色的烟龙在虎门沙滩的碧空里整整翻滚挣扎了二十三天，才销声匿迹，南中国海空重新绽露出原来的晴朗。

在这二十三天里，中国禁毒官员共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公斤。一百多年前的历史，至今尚未被刷

新。

当世界毒品大战拉开序幕的时候，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主不是自诩最有人道精神和所谓法制最为缜密的西方世界诸国，而恰恰是尚在封建时代流连忘返的中国封建君臣。这一结果，在自以为代表正统文明的西方人眼里，似乎有点违背历史逻辑，但历史早已把它印成白纸黑字，翻开这段历史，不管情愿不情愿，谁也无法将它跳将过去！

中国禁毒官员们不仅创造了收缴销毁鸦片数量的世界记录，他们还凭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一种最干净彻底地销毁鸦片的方法。不仅过去，即便现在，火烧法仍然是销毁毒品最常用手段。可是焚烧鸦片，却不能将它销毁，在焚烧中渗入地下的烟油仍可挖出熬炼成烟膏。负责禁烟的最高长官、钦差大臣林则徐，别出心裁地叫人挖了两个大池子，十五丈见方，池底平铺石板，池子周围拦桩钉板，以便蓄水。池子靠陆地一面连通水渠，可随时放水。靠大海一面，修葺了一个涵闸，以便将毒水排入大海。禁毒官员们先将鸦片和海盐投入池中，然后再投入石灰，顷刻间毒水沸腾，毒烟浓浓。待到水静烟消，打开涵闸将鸦片废渣排入大海。干净彻底，谁也不可能从无垠的海水中将鸦片还原。二百三十多万公斤的鸦片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分解成各种无害的元素，重新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中国人的聪明和能力，在世界禁毒史上亦可得到同样的印证。

世界禁毒史的扉页，毫无疑问是题献给中国禁毒官员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禁毒先驱。他们伟岸的身驱，不该失落在封建史籍和历史尘埃之中，皇帝龙袍的碎布片，决不能遮住他们应该焕发的光彩。

不错，他们最终倒下了，英美各国的鸦片毒贩们从他们身上跨过，变本加厉地残害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

在他们身后，毒品滚滚而来，每年高达四万余箱，四百多万公斤，与毒品一道滚滚而来的，还有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他们在保卫毒品贸易的旗帜下，挑起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鸦片战争”。这也是一项至今尚未被刷新世界纪录，由于毒品而大动干戈，进而导致受害国丧权辱国，割让土地，洞开门户。

这不是一般的历史耻辱，它还是禁毒历史中的奇耻大辱！皇帝佬儿不仅丢掉了大片河山，也在世界禁毒史上留下了漆黑的一页！足以令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地汗颜！

世界毒品大战就是在这般大起大伏、大喜大悲中拉开了序幕。这个序幕似乎已经预示了即将上演的世界毒品大战将是一幕幕激烈的、变化多端的、声色俱壮的较量和搏斗！

第一章 中毒的二十世纪

一、毒海，万头在攒动

让我们先到灯红酒绿的西方大都市实地游历一番，以期在我们尚未启动思想时，留下几幅提供思想参照的感性画面。

美国纽约，五光十色的街头，夜幕深沉，华灯闪烁。一个形容枯槁的小伙子，在大街上踉踉跄跄，匆匆而过的行人谁也不多瞧他一眼，对这类事他们早已司空见惯，在纽约街头，贩毒和吸毒几乎是半公开的。

小伙子两眼发直，目光呆滞，显然已经中毒很深。路边有个酒吧，小伙子跌跌撞撞地闯了进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任身边的红男绿女狂饮乱叫，再也没见他动弹过。

天将放亮，华灯依次地熄灭，美国式的夜生活即将结束。领班走过去欲唤醒这位忘了回家的小伙子，他的手摸到的，竟然是一具僵硬的尸体。

这位小伙子叫汉斯。对他的死，人们起初并没有大惊小怪，他只不过是无数吸毒致死者中的又一个送死鬼。可当人

们了解了这位小伙子的身世后，再也无法保持熟视无睹后的冷漠。小伙子年方十九，曾是美国一所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两年前，在一次同学聚会时经不住劝诱，玩儿似地尝了一口毒品，没想到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丢掉了学籍，也丢掉了性命。短短的两年毒龄，就使一个英俊潇洒、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命归黄泉。毒品对人体残害的烈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正人君子莫不扼腕。

英国伦敦，红灯区昏暗的霓虹灯下，妖冶的街头女郎正施展着浑身解数勾引嫖客。维持生命的牛奶面包，刺激神经兴奋的可口可乐，都得从嫖客的口袋里扒出来。她们当中，亦藏着龙卧着虎，不过即便如此，龙也是掉了鳞的龙，虎也是断了气的死老虎。那位曾经红遍伦敦的芭蕾舞演员，此刻就斜倚在一根昏暗的路灯柱下。她非凡的容貌，超群的舞姿，令伦敦人至今不能忘怀。现在，即使面对着面，崇拜者们也不能认出她了，她已堕落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妓女，干枯，羸瘦，满脸皱纹，一副病态。不用说，是毒品将她从万人艳羡的舞台上拉入了烟花世界。她还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她的名字虽然不很重要，在数不清的为可卡因卖身的妓女中，她过去红极一时的身世不能为她带来什么好处。但由于她的名字与一部历史名著中的风尘女子一模一样，令人恍惚觉得是那位风尘女子再世了，于是便对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世格外地垂青。她的名字大家势必已经猜到，她叫玛格丽特。这回，不是十九世纪的男人害了她，凶手是二十世纪的毒品。

巴黎，世界上最具有艺术传统的现代都市。一个大型音乐会正在这个都市的某个古老辉煌的剧场里进行，红歌女的演唱，把音乐会推向了一个如痴如醉的高潮。突然，不知从屋顶何处纷纷扬扬地洒落可卡因粉末，那些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

风雅客全然忘了体面和身分，趴在地上，你推我搡，拚命用鼻孔抽吸掺杂在红地毯纤维中的可卡因粉末。那些贪婪的鼻孔弄出来的声音，犹如莽原密林中一群动物的低吼，几乎湮没了红歌女天仙一般的声音。

这些扬扬洒洒的可卡因粉末，不知是某种无法弄清楚的失误，还是人为的试验，不管是哪种原因，它反正已经将这些貌似风雅的看着客从正人君子行伍中剔了出来，他们毫无疑问都是瘾君子。

我们这个小寰球，究竟有多少人从正人君子沦落成瘾君子？究竟有多少人在毒海中沉浮？确切的数字，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统计，任何一种计算方法都无法将他们穷尽。关于它的结果，却可以跨过无法实现的统计过程提前探得，经过百年的泛滥扩张，毒品绝对成了除天灾人祸，即地震和战争之外人类最大的灾难。汽车失事、火车失事，乃至飞机失事，死亡人数顶多以十计、以百计。印度博帕尔市农药厂贮罐爆炸，大量剧毒气体外溢，死亡人数多达六千至二万，这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污染事故。但与毒品这个凶手相比，博帕尔市的冤魂并不算多，仅八十年代，全世界因吸毒致死的人数就高达十万！

这才是真正的灾难！这才是最可怕的灾难！没有山崩地裂的喧嚣，没有枪炮撕人心肺的巨响，只见一个个生龙活虎的身影憔悴着，倒毙在黎明的街头！

最强大的美国，如今成了最大的毒窟，因吸毒致死者美国占了三分之一强。我们不想抹杀美国的强大，但它的强大在毒品面前却不战自败。

一九八九年七月，美国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在传播一组权威性的调查数据：